

# 異化孩子的 量子社會

梁亦華

香港教育學院兼職講師

人類對數字的崇拜由來已久。二戰時政府以擊斃每名敵人所耗費的子彈數目來衡量戰役成敗，現今評論員亦熱衷於比較各國耗費多少億來換取一面奧運金牌。數字作為客觀、中立和準確的象徵，被廣泛應用於各類公共政策論述之中。教育作為香港耗資最多的公共政策之一，自然不能倖免。

十五年教改以來，教育界充斥着兩種表面相關，卻又截然不同的教育方針。在自由的旗幟下，教改一方面鼓吹尊重孩子個別差異，淡化各類「高風險」的統一考試；一方面為學校引入市場導向的評估機制，以提升教學效能。在縮班殺校

的陰霾下，各校為求脫穎而出，無不想方設法增加校譽，轉至直資的部分名校亦漸漸擇優而教，競爭壓力轉移到學生身上。數字，成為了量度學校與學生間競爭勝負的普遍標準。

「競爭帶來進步」的論調建基於大自然適者生存（survival for the fittest）的法則，聽起來不辯自明，可是競爭既為學生帶來進步，也直接帶來壓力、焦慮、不安與危機感。這些負面情緒可被轉化成更高成就，亦可能把孩子的自我身分與學習動機吞噬。激烈的競爭中，我們犧牲了什麼？對孩子而言，量化競爭又是否進步的惟一方法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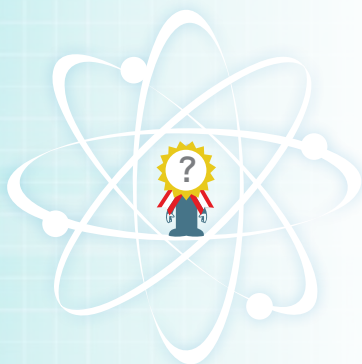
2



競爭不是廿一世紀所獨有，以往學生的競爭較為單一，多根據會考分數定高下；相對而言，現今學生競爭遠較上一代激烈，從考試成績、課外活動到遊學體驗，升學競爭向生活全方位擴展，學生間的競爭更不再局限於高中。以筆者所知，一些幼稚園收生時，要求牙牙學語的幼童呈交學習歷程檔（Learning Portfolio），甚至進行天才表演，不少家長亦積極配合，安排子女參加各種課外活動，甚至以子女曾「參與大學科研」為申請賣點。在教育市場中，層層面試的競爭壓力把孩子推向極限，孩子被貼上一個個金碧輝煌的標籤，個體的價值被一串串冷冰冰的數字和獎項

列表所取代。孩子的個性怎樣，他喜歡什麼，又有誰願意再費神了解呢？

夾在市場夾縫中的孩子，又要如何適應教育市場？一、是主動選取名校認可的，又或能帶來證書和獎項的課外活動來包裝自己。從拉丁舞到管弦樂，從劍橋英語到法德日語，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成為了課室以外的競爭場域。素描呢？紙黏土呢？摺紙呢？只要活動不受「市場」歡迎，都通通被棄如敝屣；二、是主動選取有信心獲獎的活動來參加。量化競爭只看證書與獎項，並不計算失敗經驗和學習過程，學生為求生存，亦只能迎合這遊戲規則。例如，大學中便有不少說得



一口流利日語的高材生特意選讀日語基礎班，旨在爭取最高的平均學分積點（Grade Point Average, GPA）來爭奪獎學金和海外交流名額。對他們而言，能否從課堂中學習知識根本無足輕重。作為教育工作者，筆者自然不能認同這種學習態度，可是卻理解他們在知識與GPA間的兩難。況且這凡事量化的遊戲規則，是我們為下一代所訂立的。

如果競爭所帶來的「進步」，是指證書和獎狀的增加，那今天的家長和孩子已達標有餘了。如果「進步」是指培養學生對學習的熱愛，對知識的渴求，那教育市場化很明顯是反其道而行。真正的教育，不只是培養「IQ BB」，更非只着重能否「在學習路上贏盡讚賞」，盲目追求旁人認同，以致忘了自己是誰。筆者認為，尊重孩子的性向與學習速度，為孩子提供合適的土壤與空間，讓他們選擇自己的發展方向與速度，在自由的天空中愉快翱翔，才是我們教育工作者的應有責任。

2

### 梁亦華

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，現擔任香港教育學院兼職講師，致力於教育社會學研究多年，對市場化與教師專業理論尤為熟悉。